

The Bible in the Capital Circle
dream, road, and apocalypse

资本圈启示录

拍卖场上风度卓然的王者
幕后长袖善舞的操盘黑手

拍卖师

真正的博弈，在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早已展开

古流◎著

AUCTIONEER

这不仅是一份职业，还是一项交易
介于公开与暗箱、公平与黑幕，公正与关系之间
洗钱、避税、行贿、卖假……颠倒黑白的交易平台
让价值体系颠覆又或重建

这更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
资本、权力、各种势力在此交错皱褶
权力寻租，商业欺诈……无孔不入的关系链条
使之，让交易本身创造自己的商业伦理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拍卖师

资本圈启示录

目 录

第一章 惊涛	001
第二章 下饵	024
第三章 调包	034
第四章 摸底	052
第五章 成交	067
第六章 贻品	083
第七章 搅局	106
第八章 讹诈	132

一定要讲究团队精神。这是钱总和祝总在一周一次的例会上每次都会重申的重点。杨风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好像一群心怀鬼胎的人聚会吃饭，桌面上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亲热得不得了，而在桌子底下却相互使绊子、下套子。

祝总不止一次明里暗里地针对杨风：公司不是养老院，休想吃大锅饭！钱总一直给了杨风最大的支持，他总是教导杨风要有耐心，不要为了一时的得失而斤斤计较。语重心长地说他还小，以后有的是机会，目前需要的是卧薪尝胆。

杨风也这样认为：是的，我需要锻炼，需要接受即将到来的风雨和挑战。

钱总为了摆脱这种无谓的内耗，提出来要把业务范围大致划分一下，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中、农、工、建四大银行归口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杨风负责中行系统的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和建行系统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拍卖业务，其他银行和地方性银行的业务就给了祝总和黄临风他们。

法院系统的拍卖业务中，钱总把省高院的拍卖业务也给了杨风。钱总是公司的大股东，是既得利益的最大受益者，因此，每一笔业务他都必须参加。杨风知道这是钱总对他的信任和照顾。钱总暗示：他把杨风当成了接班人，所以委以重任，历练他，磨砺他。

从钱总把业务范围重新划分，到正式宣布，间隔的时间只有一天。在会上，钱总同时宣布了关于对杨风的任命，他被任命为公司拍卖三部的经理，时间为一年。杨风知道钱总的意思，过完这一年，他就有了两年的从业时间，可以去考注册拍卖师了，那时杨风就可以接过他手中的拍卖锤主持拍卖，顺利成为钱总眼中的“奶油小生”。而钱总，也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去泡美眉了，杨风知道钱总家里非常有钱，不在乎这点“蝇头小利”，他只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杨风这个业务三部经理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但他的名片上却冠以业务三部“总经理”的头衔！并且是中英文对照，他这么年轻，把名片发出去足可以“吓”死个把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的很牛。杨风想，现在的美眉，非公司“老总”级别的人不能轻易近身，拿这张名片去某种场所泡美眉倒是绝好的道具。

“杨总”除了可以借出公司的商务车和去财务部预支当月的费用外再无其他权力，不过杨风已经很满意了。最重要的是他手上有了大把的银子可以提前消费，在那些如狼似虎的消费场所，兜里无钱，难免心发慌、脚发软、头发晕，哪里还有信心开展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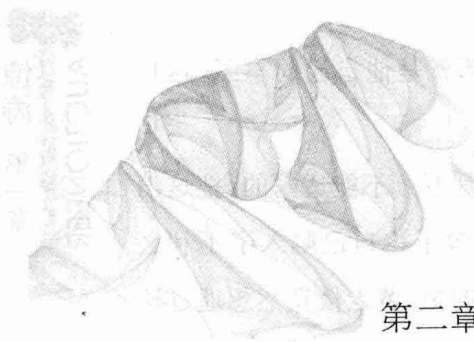
既然划分了区域，杨风也就不好意思去其他地方和同一个公司的同事争夺食物，包括他熟悉的那几个地方。他的目光首要是盯住自己的地盘，尽可能快地来一个开门红，否则难保祝酒总经理和黄临风经理不会跟他来个虎口夺食！

杨风的目光盯住了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人办事，关系是第一位的。东方的段光明主任是杨风铁杆兄弟段玉明的哥哥，杨风决定从这里寻找突破口。杨风踌躇满志，想着谁叫他是段玉明的哥哥，自己也是段玉明的兄弟，那样说起来就是一家人，不帮忙都不行！

杨风手上有一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当年待处置资产汇总表。那是钱总陪着东方资产的大老板于总去了一趟澳门以后，于总从档案里拿出原件，悄悄复印给钱总的。现在这份东西到了杨风的这里，杨风清楚它的价值。这份东西属于绝密，东方公司的处长和科长们也许都不是太清楚，而杨风已经知道东方资产今年将有 20 个亿的不良资产待处置。

所谓的不良资产就是银行发放出去的贷款无法收回而形成的烂账。而资产管理公司就是专门负责回收和处置这些烂账的专门机构，经过他们的再次核准以后，根据这些烂账当前的总额（本金加利息加孳生利息），以极低的回收比例推向社会。举个例子，比如银行当年放贷 1000 万收不回来形成的烂账，若干年以后，也许这笔烂账的本金加上利息已经累计为 2000 万，他们谓之债权，为了甩掉这些历史包袱，根据此笔贷款的含金量核算出一个回收率，卖掉就算完成任务。不怕吓着你，如果碰上了机会，2 万块钱就买到了 2000 万的债权，绝对合理合法，受法律的保护。那些他们认为根本没有希望收回一分钱的，可以白送给你！当然，资产管理公司也没有这么傻，他们会和其他有些含金量的项目一起打包卖给你，他们叫做债权资产包。

不愧是专门和人打交道的领导，当杨风第一次走进办公室时，段主任便知道了杨风的来意。既然是兄弟的兄弟，没有什么废话，他直接带着杨风去找



第二章



下饵

风雨楼名为风雨，其实诞生在杨风的事业最顺风顺水的时候。当时杨风考虑：公司发展了，也要考虑公司的形象，不如买一处物业，作为栖身之所。经过他的“考察”，他看中了这个地方，这块地原来是一处小化工厂，因为地理位置极佳，周边环境不错，很多有钱人都想买来建别墅，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土财主！但这块地也有瑕疵，它的地位比较尴尬。它属于工业划拨地，任何人买下来以后，只能用于工业用途，如果要转变用地性质，必须交纳不菲的土地出让金，还要向规划局申请改变用地性质，要想达到建别墅的目的，难度不小。所以，想要的人虽然多，大部分却是持观望态度。

不过，自然也不乏有心又有力的人，既对它情有独钟，又能够摆平其中的麻烦。杨风为防万一，耍了个小花招。从区法院拿到拍卖委托书以后，只在报纸的夹缝里登出了拍卖公告，如果不仔细寻找，根本发现不了！随后，他悄悄地举行了拍卖会，让段玉明当上了这块地的“新主人”，而实际出资人是他。几位经办法官，自然得到了不少好处，为杨风守住了提前拍卖的秘密，避免了其他人来和杨风“抢地盘”。

古色古香的装饰风格，一、二、三楼为营业场所，四楼是公司办公室，五楼

风要去省高院，把杨风叫了进去，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包递给杨风，让他去表示意思，杨风知道那里面是一张 2000 元的购物卡，他和柳之舞一起去新华联百货买的，他不知道许处长会不会坦然接受？

杨风溜到了柳之舞的财务室，她背对着他低头做账，桌子上面摆着一枝鲜红滴水的玫瑰。谁送的？杨风心里有点不舒服。他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吓了她一跳，他问：“和王霄相处得怎么样了？”柳之舞得意地告诉他：“我们每天晚上都通信息或者电话联系，关系越来越好！就像亲姐妹！”

杨风说：“很好，拜托你就这样保持联系，为了进一步增强你们的友谊，钱总和我同时邀请你们一起去井冈山游玩，时间就是五一长假，她要是不去，我们的旅游就会取消，如果你想去，就拿她来当垫背！”

柳之舞吐出了她可爱的小舌头，表示一定办到！

来到了省高院的大门口，这里庄严肃穆，值班室门口围了一些想进去又不让进的人。杨风下车去值班室办理进门手续，值班人员拿着杨风的身份证问他找哪位？预约了没有？他的这套手续比国外那些大公司的还复杂，杨风只能听从他指挥。杨风说：“我是成功拍卖公司的，找执行庭技术处的许处长。”于是他很负责地拿起电话拨了过去，电话通了以后他问杨风贵姓？杨风说我姓杨。那人把电话一放，把身份证丢还给杨风，如同丢弃一张破纸，他说：“许处长说他不认识你！你搞清楚再来吧，以为这里是菜市场，想来就来！”

杨风一听头就大了，初次拜访就吃了一个闭门羹，以后他还怎么和许处长打交道？不行！必须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杨风下了决心！于是他找出他的电话打了过去，杨风看过很多营销方面的书，知道此时不能胆怯，要是他永远不能跨出这一步，他将永远徘徊在成功的门外！

想要做成一件事，只有动力没有勇气是万万行不通的！

杨风这个貌似鲁莽的举动无疑为他今后的职业生涯打开了一道大门。电话通了，杨风鼓起勇气说：“你好许处长，我是成功拍卖公司的杨风，我曾经和您见过面，也许您忘了，不过这不要紧，我想见您是想给您送一份资料，请您百忙之中抽空接见！”

谁愿意去自找麻烦！这点都不懂，真不知道你这菜鸟是怎么混到今天这地步的！我家老爷子说了，他天天和赵副省长下棋，越来越没意思，你这个礼拜要去陪他下象棋，让老爷子高兴一下。你整天忙东忙西，他们都有两个月没看见你的人了，老妈子还以为我俩吵架了！你这没良心的，都掉到钱眼里去了！”

杨风想要安慰她一下，或者解释几句，他的手机却响了，一看号码是潘教授打来的，就赶紧起身走到客厅接电话。他很奇怪，潘教授一般不主动给他打电话，除非是有紧急的事情要和他谈，难道老人家又有什么新的发现？

电话一接通，那头就传来潘教授急切的声音：“小杨，我看了你丢下的照片，那幅画的落款不对劲！”

杨风一听，脑袋当时就蒙了。那幅画有问题？他急了，顾不上和丁秋香缠绵，穿上衣服就往外走，气得丁秋香把他的枕头摔到了关闭的房门上。

杨风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潘教授的办公室，见面就问：“怎么啦，教授，有什么问题？”潘教授拿起那沓相片中的一张，指着唐寅两个字说：“这幅画里，落款的这‘唐寅’两个字，表面看似很好，我反复研究了几次，发现他那最后一笔有问题，唐寅画作的枯笔处理和这个有差异。”杨风不知道枯笔为何物，潘教授就解释，“枯笔是指笔中浓墨所含水分失去以后在纸上留下的行笔效果，古代杰作中的枯笔写得很慢，所以又润、又厚！而这幅画的落款不似有那种效果！”

杨风慌了：“难道那幅画被人掉包啦？怎么可能？”

潘教授说：“我也不知道啊，不过仅从照片来分析，我还不能完全断定，去看看实物就知道了！”

杨风无精打采地翻看着那沓照片，心里纳闷：怎么会这样，谁干的？圣手神偷？蜘蛛人？蝙蝠侠？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幅画的前世今生了，他很清楚当初季小军收到的是如假包换的真货。谁有那么大的本事，从行长家里偷天换日？

正在胡思乱想，理不出头绪的时候，小赵打电话告诉他：“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周总来公司了，说要见你！”

杨风赶忙和潘教授告别，回到了风雨楼。周总就是当年的周处长，现任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这么多年来，他终于从正处级升到了副厅级，熬白

15斤水鱼价值1500块钱，炖了足有两脸盆，一摆上桌就香气扑鼻。饲养的水鱼领导们平时看都不看，野生的就是不一样，他们的筷子不停地往那些剁成块块的水鱼上招呼，看起来味道确实不错！

王主任高兴，站起来敬杨风：“感谢你下水救了王霄的命！今后王霄叫你做叔叔，你看怎么样？”王主任的意思是今后他们以兄弟相称！感动得杨风差点痛哭流涕！后来，周处长和于总他们都加入进来，作为他们的“下属”，杨风得一个一个地敬他们，让他们喝个痛快还要不至于让他们喝醉。杨风同时还想在周处长那里找回些面子，段哥告诉他，周处长喝酒水平远没有打麻将的水平高。

于总坐在张含菲的旁边，殷勤地夹了王八的裙边放到她的碗里，周处长他们都装作没看见，也把水鱼夹到老婆碗里。太太们表扬张含菲长得很像刘亦菲：妩媚而不失清纯！她听了很高兴，渐渐地恢复了爱说爱笑的本性，这是她对其他人的态度，钱总除外。杨风发现她的目光有意要向钱总挑衅，显得那样意味深长，目光里除了愤怒，还是愤怒！善于察言观色的杨风意识到，于总、钱总和张含菲之间可能发生了什么他所不知道的故事，至于是什么故事，他就无从知道了。

不知不觉中杨风就两瓶多下肚，体内涌动的酒精，把他彻底灌晕，吃完饭后，杨风强打精神找到回房间的路，一进门躺上床就进入梦乡，估计柳之舞来了也无用。

醒来以后，钱总把他叫到房间，杨风到底忍不住好奇问钱总，张含菲到底是怎么回事？钱总拍拍他说：“一个女人嘛，谁做她的男朋友都是一样，有什么好大惊小怪！”说完刷地从包里拿出了折叠着的一沓纸，指示杨风打开，那是一幅字，散发着墨汁的清香。宣纸上面的字迹笔力道劲，下笔如同金钩铁划，内容是李商隐的一首唐诗《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落款：启功敬书。

杨风不解钱总是何用意，难道钱总叫他来就是为了欣赏启功大师的书法？钱总说：“你去把这幅字送给周处长，注意不要让别人看见了。”

第四天，一行人收拾行装回家，走在路上，杨风感觉此行虽然达到某些目的，但还是有些不如意。比如王主任就比以前更加信任他，居然和他评论



第四章

摸底

杨风所在的是省会城市，大大小小的拍卖公司有几十家。这些公司都得求生存，员工都得有饭吃，就使得这个行业竞争空前激烈。那时的拍卖行业属于特种行业，准入门槛很高，一旦拿到拍卖资格，操作起来又是那么简单。

由于主管部门没有硬性规定，除了一张营业执照，拍卖公司的规模就可大可小。有的公司只有一个人、一张桌子。此人身兼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拍卖师、财务经理和办公室主任，属于“浓缩就是精品”的那种。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谁没有七大姨、八大姑和相关业务部门的领导有点联系？因此，那些小公司生存的方式就以守株待兔为主，专拣人家丢下不要的“鸡肋”来做，可怜的他们，被业务单位罚吃、罚喝的机会都没有！钱总叮嘱杨风要密切注意这些小公司，一有机会就去收购一家，他说也许可以用得上。

杨风要做的远不止这些，钱总指示他必须学习关于古董方面的鉴定知识为将来打基础。所以，钱总要求杨风跑遍本市大大小小的文物一条街，先增加些直观认识。

从井冈山回来以后杨风一直没有休息：花了一整天时间逛了本市最著名

是，经过他好说歹说一番劝说，终于请来了吴娜。杨风又抱着试探一下的心情给古帆帆打了个电话，今夜他也很高兴，需要很多人来一起助兴。古帆帆还在办公室，接到杨风的电话她很高兴，杨风说请她来泡吧，她迟疑了一下，客气地表示：“心意已领，下次再见！”

柳之舞今晚没有和杨风成功约会，气得她不停给他发信息，杨风只有使劲安慰她：“今晚欠你的，以后一定偿还！”

吴娜穿着一身运动服来了，她和以前一样梳着小辫，显得英姿飒爽！杨风一直在考虑是否要把刘晓请过来一起喝酒？杨风知道不管他现在在哪里，只要告诉他有吴娜在这里，他准会像饿猫闻到了鱼腥味，10分钟之内扑过来！他又想，和东方资产的合同就要签了，今晚是否要招待周处长和刘晓？杨风把这个想法告诉钱总，他大呼一声：“我怎么把这事忘了，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请他们过来喝酒！”

钱总和周处长通过电话，又指示杨风去找几个美女来作陪。杨风没有此种资源储备，急得团团乱转，不停地翻看着手机上的号码。也该得黄老板倒霉，他选择了这个时候给杨风打电话，仿佛就是上天安排为杨风解难的菩萨。杨风问他：“你在哪里？”他说：“我在海阔天空洗澡。”杨风说：“你要的那个项目有眉目了，现在有个小小的困难请你帮忙。”黄老板连忙说：“你把我当朋友就不要客气，尽管说，我在黑白两道都有朋友，本市的大小事情基本都可以插手！”杨风说：“不用你两肋插刀，你给我找两个漂亮美眉来就行。”

黄老板果然没有食言，周处长和刘晓刚到，他就开着他的奔驰越野过来了，车上坐了三个还不错的美女。杨风依稀记得其中一个异常丰满的美女，是曾经给他提供过双栖双飞服务的女技师之一，名字叫做娜娜。黄老板不光是带来了美女，还超额完成了任务。杨风想，以后不跟他合作是不行了，谁叫我们是朋友！

黄老板想下车和他一起喝酒，被他拦住了。杨风说：“今晚的节目很重要，没有安排你的座位，我是为了老哥你的事情着想，才出此下策，为了事业，男人有时免不了要受些委屈，你懂吗？”

黄老板很知趣地走了，他走之前杨风告诉他今晚的主角是谁。他高兴地和杨风握了手，表示：“美女随便使用，我已经付过钱啦，千万不要客气！我等

黄临风得逞以后，还厚颜无耻地来找杨风了解情况，要项目资料，询问是否有意向买家。杨风不得不怀疑黄老板说过的朋友就是他，这让杨风提高了警惕：如果他是埋伏在自己身边的定时炸弹，自己的麻烦就大了。他的妒忌和祝总的狭隘，融合在一起随时都会爆炸。

表面风平浪静的拍卖公司，实际上暗流涌动，一不小心就粉身碎骨，杨风为自己捏了一把汗。



等，都让杨风去干，而他从不推辞，也不能推辞。

阳光水泥厂的项目顺利成交以后，祝总召集杨风和黄临风开会，商量粮食局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杨风说他初步做了一个，已经递交给周处长。祝总就对杨风很不满意，他说：“你太狂妄，这么重要的文件都不事先给我过目，你心里还有没有领导？”杨风说钱总已经审核过。他便不再说话，把杨风轰了出去。

杨风心里憋屈，他的一点小成就使得他成了受攻击的对象，他只有变得更加强大，把他们踩在脚下才能摆脱困境。但是，他现在还不具备和他们抗衡的能力，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

杨风的拍卖实施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尽可能地寻找有实力的买主前来竞买，在他们这个城市，有实力的房地产商屈指可数，他们是杨风主攻的对象。外来的也有，只是杨风不能确定他们的身份和联系方式，因此杨风征得周处长的同意，在几家报纸上刊登了拍卖招商公告，上面写的是杨风和黄临风的联系电话。

公告登出去的当天就有了反应，打电话的是来自江浙的一家公司，叫做天宇房地产公司。打电话的人自称姓李，是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总询问的情况不多，焦点集中在粮食局那块土地的瑕疵上面，包括是否国有划拨地、是否缴纳土地转让金，等等。

如杨风所料，古帆船的电话如约而至，她关心的是什么时候会拍卖。杨风说：“时间不是问题，你们公司账上有多少钱才是问题。”

她又问：“评估价格是1.5亿，也太高了吧？有没有降价的可能性？”

杨风不知道她怎么会知道评估价格的，他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干他们这行的对这类问题非常敏感，谁知道她是不是想从杨风嘴里套出实情来？杨风只能给她个模棱两可，于是回答她：“降价是根据市场对价格的认可程度而言的，如果市场不认可，降价是必然，现在谁也不知道。”

她笑了，说：“我们能不能不这样，这也太公事化了吧？我们朱总说了，有空请钱总和你一起坐坐，你看什么时间方便？”

她说杨风公事化，自己却开口闭口就谈公事，杨风很不爽，他最恨的就是

着刘总。杨风知道，拍卖保证金预交多少的决定权在拍卖公司手里，《拍卖法》就是这样规定的。

在回去的路上，周处长对钱总发牢骚：“这么好的一块地，有那么多房地产公司感兴趣，我们却只能定向卖给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破公司，我真是不甘心哪！”钱总说：“没有办法啊，谁叫人家是地头蛇，其他人谁敢来买？土地证都被法院查封了，所有手续都在当地政府部门手中。其他公司怎么可能办得到土地证？我估计他们全部会知难而退，把机会让给高登公司。”

刘晓气愤地说：“简直就是一群土匪，处长，我们能不能把这事向总公司汇报？争取上面的支持，把动静搞大些，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收场！”

周处长说：“你傻啊，总公司的意见很明确，既要保证公司的最大利益，又不能与地方政府发生矛盾。再说，我们中行在县里的支行效益一直不错，得罪了他们，银行那边也会有很大意见。”

说到这儿，几个人都有些闷闷的，也就没心情再争论下去。

夜晚的街道安静无人，在这个内陆城市，晚上9点之前，靠近郊区的道路上就没有了行人，杨风很不幸，到了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去陪伴美女满街兜风。他的这种经历简直气死光棍汉，但是在杨风看来，这简直就是受刑！

这几天晚上，杨风都在陪张含菲上街兜风，这是钱总的指示。有一点让杨风很难受，那就是他不能对张含菲有非分之想，个中原因，其实很简单。到了无人的地方，杨风就把车交给她，让她先熟悉一下汽车的驾驶。

张含菲对电影里的一些镜头很向往，比如美女开着跑车在街头兜风，现在，她得偿所愿，可惜开的不是跑车。她一高兴，就向他保证：“下次我把系里的美女都介绍给你认识作为我的酬谢，让你跌进幸福的花园里！”

杨风说：“得了吧，你那些美女同学都是花钱的主，我是个地道的穷光蛋，怎么陪得起？现在的明星出场流行出场费，你的同学出来需不需要出场费？”

杨风说这话的用意是想把这事淡化，免得被她看出来他的真实意图，其实他正求之不得。

张含菲说：“还有这说法？那我好好考虑下。你说，如果她们出场，我像你们拍卖公司一样收取佣金，你说这算不算违法？”

潘教授拉上了船再说！

随后的事情很简单，就是破杨风的“财”，给潘教授“消灭”，杨风顺理成章地成为潘教授的座上宾。潘教授告诉他，照片中的东西百分之百是真迹！

杨风以为和古帆帆之间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她会再次请他去“修电脑”，谁知风平浪静，古帆帆又像以往一样，把他丢在了墙角，这让杨风很奇怪。还有一件事更奇怪，他收到两条信息，准确地说，是两条警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杨风觉得奇怪的同时也觉得好笑，他没有霸占别人的妻子，也没有夺人财产，行事还算是光明正大，何惧之有？

古帆帆没有找他，朱总的电话又来了，这次是他亲自打来的，约他在江边的一个茶楼见面。杨风不想和他再见面，钱总已经说了要他少掺和那块地的事情，他不能把钱总的话当耳边风。但是，朱总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杨风彻底投降：我给你赚 100 万的机会，如果你觉得你很富有，不需要赚钱的机会，可以不必前来！

杨风心里在骂他有钱就牛气，却不能抑制好奇和对人民币的向往，于是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踏进了那座用楠竹打造出来的茶楼。

在一个临河的房间，朱总神色黯然地缩在沙发里，已经和杨风有过肌肤之亲的古帆帆坐在他的身旁。在杨风的眼里，两人俨然是一对老夫少妻，不知他的这种判断是否正确？

朱总没有动弹，独自抽着烟，古帆帆给杨风倒了一杯功夫茶后，就默不做声地坐了回去。她此刻就像一个服务员，仿佛眼前的两个男人都与她无关。

来的路上，杨风想好了，如果朱总是为了粮食局的那块地，他就直接把实际情况告诉他，反正高登公司想一家独占也不是秘密。而且他要强调，在这个项目中，拍卖公司可以操作的机会几乎没有，一切都得听从委托方的安排，别说是他，就是钱总也没有办法。

朱总仿佛知道杨风心里的想法，他从沙发里摆脱出来，喝了一口茶，问杨风：“上次你在我办公室，我好像已经告诉你朱小弟是我哥哥了吧？你这么聪明，难道就猜不出来我为何会对那块地感兴趣？”

就要如此安排了。然而，老爷子不同意：“你们就在外面戳我的脸吧，我老丁可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亲属徇过私情，你们打算让我寝食不安是不是？小风这么能干的人，不去做公务员就没有饭吃？”

杨风心里很烦，他感谢老爷子一家对他的关心，而他又不能交出他的真心，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双面人，或者说他好似夹在门缝里，两面不是人！

吃饭的时候是丁秋香的表演时间，她不时给老人们夹菜，仔细地询问小侄子的身体和学习情况，她年迈的母亲忍不住夸奖：“小香长大了，真的是懂事啦！这我就放心了。”

杨风心里暗笑：“都三十几岁的人了，这样算‘长大’和‘懂事’？”

吃完饭，一直都没有发表意见的丁秋收把杨风叫到他房里，给他倒了一杯茶，和颜悦色地说：“小风，现在有些线索对你不利，等一下傲海也会来，我们兄弟俩找你是想帮帮你。希望你理解！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一家人。”

杨风想他说得没错，虽然他和丁秋香没有办理什么手续，就住在一起几年，也许丁秋香早就看透杨风的职业生涯充满了风险，所以从来不逼着他去办理结婚证。想到这里，他有些佩服起丁秋香的智慧来。

没多久，丁傲海也来了，他对丁秋收点点头，坐在杨风面前说：“我今天不是审问你，你最好把当年粮食局那档子事详详细细告诉我，看我能不能帮你！”

杨风的思绪拉回到当年。

成功拍卖公司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发展势头远远超过了省内其他拍卖公司。在拍卖场上，钱总风度翩翩，被誉为省内最潇洒的拍卖师！场下，有祝总、黄临风和杨风助阵，他们积极开动脑筋对付竞买人，最近一段时间所向披靡，其他公司拍不出去的一个项目，都被杨风使了个小计策，轻松地逼得竞买人举起了号牌，让他从“竞买人”升级为“买受人”！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一个项目因三次降价后还不能成交，委托方对四方拍卖公司失去了信心，便收回委托，交给钱总来拍。竞买人只有一个，没有达到他理想中的价位，他参加了以前三次拍卖会，每次都没有举牌，气得四方拍卖的胡大伟骂娘。转到成功拍卖公司以后，杨风找到了黄老板，请他来报名参

的老同学送行。

王主任说他这个老同学在北京工商银行总行任要职，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王主任还特意交代杨风：“我们三个人吃饭太沉闷了，你把上次我见过的羽毛球教练顺便请来一起吃饭，我这个‘学生’好表示一下诚意。”

杨风当然没意见，为了让领导们的心情更好，他向王主任提议：“干脆把公证处的赵敏也请来，她可是个十足的大美人，很多男人想上她，到窑子里选小姐都以她为标准。”

王主任就说：“好，不知道电视上的漂亮还是现实中的漂亮。”

杨风给赵敏打电话，赵敏不怎么客气地拒绝：“我在打麻将，没有空！”

杨风就问：“手气怎么样？”

赵敏说：“啊哈，很好！”

杨风对着电话笑了：“赢了钱还不赶快跑路，等会儿再给人家送回去？”

赵敏有些迟疑，杨风接着说：“你大概打 10 场才赢 2 场，对吧？赵姐，打赢了就跑这是赢钱的硬道理！再说吃饭等于休息，你吃完还可以继续打嘛。”说完，杨风估计赵敏在电话里不方便表态，他就放下了电话，给她发了条信息，“我在泰景酒店三楼神州厅，你就说家里有事，赶快来！”

忙完这些，他去国资委把王主任的车开了出来，然后去酒店把客人接到了泰景酒店。王主任的朋友姓李，是一个个子很高的北方大汉，他由王主任陪着。杨风送完他们，又去段玉明工作的分理处接吴娜。

景泰酒店是一个名人荟萃的地方，本市的有钱人都喜欢在此地显摆，停车场里停泊的都是本市最豪华的车，有人戏称这里的停车场每天晚上都在举行豪华车展。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当然是来消费，因为景泰酒店的服务项目应有尽有，是本市美女最集中的地方。七楼的 KTV 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美女，高矮胖瘦应有尽有，用他们的话说是秀色可餐，美不胜收。

杨风和吴娜的第一次就发生在这里，那晚，吴娜和杨风明确了他们之间各有所需以后，杨风就拥着她到这里开了房。当时杨风想，这也许是她的初夜，虽然不要举行个仪式，那也必须隆重！他们相互依靠，躺在床上说了很多话，慢慢地，他们说的话越来越结巴，脸也越来越红，身上的衣服越来越少！杨风抚摸着她的身体，一遍又一遍。他吻她，以无限的温柔。吴娜便轻轻地哼了

杨风心里酸酸的，他说：“你的父母我可以来照顾，这个不用担心，反正我们是生米煮成熟饭了……”听杨风用上这么粗俗的形容，柳之舞使劲地掐了他一下，她忘了最开始可是她光着身子躺在杨风的床上。杨风继续说，“老人家的事情你不用太担心，我来照顾是迟早的事，你看这样好不好，去还是留，你自己拿个主意，毕竟机会还是很难得。别人削尖脑袋往国外跑，你这个机会等于白捡的，就看你怎么取舍。”

柳之舞的眼里满是泪水，她盯着杨风的眼睛，仿佛怕他下一秒就会消失。杨风抚摸着她的背，伤感地说：“加州的阳光，阿拉斯加的白雪，纽约的繁华，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夜景，这些不是你一直向往的吗？去看看，然后再回来，我等你回来！”

杨风不知道王主任打算怎样把高登公司踢出局，所以有事没事就往市国资委跑，有时他就赖在王主任办公室不走，想看看事态如何发展。然而王主任只是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就再无下文，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小王霄的学习和她人生态度的转变。要命的是古帆船每天都打电话问那件事情的进展，不光如此，她还暧昧地邀请他出去“玩”。

刘晓也很郁闷，不时约杨风出去喝酒，他说得最多的就是“郁闷”两个字，杨风就笑他是不是吴娜不肯赴他的约会让他心烦和郁闷？刘晓就给他白眼：“这个时候还有心思泡妞，我想的是怎么有饭吃！真想把那件事情捅出去！”

柳之舞在大多数亲友和朋友的建议下还是决定远赴美国。杨风不愿意她离开，但他知道留她在身边太自私，有句话不是说：爱一个人首先要为对方无私地付出！所以他们商量好了：柳之舞先出去，等那边安定了，他再过去。在她走之前的这段时间，两人一有空就在一起，他陪她购置必备的行装，两人都想把对方的影子深深地留在心里。

段玉明这段时间很活跃，大概是自己沉浸在欢爱的乐趣中，就想把这种幸福传递给杨风和柳之舞。段玉明天天约两人出去吃饭，搞活动。有时，杨风也把周海拉上，很“荣幸”地给他几次买单的机会。

这天，段玉明和肖容约了他和柳之舞一起吃饭，饭吃到一半，钱总打电话